

金上甄商代金文漢書卷之五

卷之四

全梁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奏敬貴嬪禮

禮母曰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曰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曰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曰理曰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曰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曰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于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曰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

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閭外之事賀及問訊賤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于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太業禮同儲君實爲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已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

梁書

高祖丁貴嬪傳天監元年八月爲貴嬪及昭明太子定位有司奏又畧見南史十二

奏請郊祭用俎

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已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旣用俎則知郊有俎義

隋書禮儀志一天監

十一年八月座奉于是改用素俎

奏停南北二郊坎位

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艮由齊代圜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于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兩師等座悉停爲坎

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十一年八座奏

奏定雜號將軍

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

隋書百官志上大通三年有司奏

奏岑之敬年例未應高第

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擢高第御史奏

云云帝省其策曰何妨使我復有顏閔邪

案在中大通六年

齋日鼓吹議

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通典一百四十二天監七年八座丞郎參議帝

從之

宗廟應省迎送樂議

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案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曰樂降神周曰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主先灌地乃擊樂曰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闕此唯靈宅主安于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卽曰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曰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

參跣鞮議

案禮跣鞮事由燕坐屨不宜陳尊者之側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恆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

隋書禮儀志六天監十一年尚書參

議詔可

朱异贈官啟

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

梁書朱异傳舊尚書官不己爲贈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

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啟

爲王太尉僧辯荅貞陽侯書

孤子僧辯頓首頓首席威卿反命具有奉荅馬嵩仁至又奉去月
二十八日誨增用傾悚秦爲不道西都失守率土臣妾莫不驚惶
喪君有君實惟典禮繼世嗣麻明于通誥所已百辟羣司四方岳
牧共立大計僉議所歸故紹晉安殿下用傳寶祚樹立之宜無由
遠謀鄰國足下宗枝蕃戚德譽早隆旣身限北庭事隔匡贊今者
借助齊主揚旆南轅但嗣守洪基卽旣其主若阿衡帝載誠所推
揖弘佐中興誰曰不可所望齊朝永存信誓謹當命北舟人奉迎
麾駕無容進枉齊兵遠干江表仰冀弼諧時政用極奮庸但江東
之地數千餘里民附國險水陸衿帶若舊京從命揚徐承旨又恐

西南之地二十餘州不卽威懷容爲齊國之患而糧裹之宜更遲
動靜祇展之日冀在一二謹因馬嵩仁并遣眞威將軍通直郎散
騎常侍馬瑱口宣諮述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已爲徐陵作
舊校云陳書徐陵傳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遣陵隨還僧辨
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今僧辯荅書恐非陵作後同案校語
甚確今改列于
闕名中後同

又爲王太尉荅貞陽侯書

僧辯頓首頓首曰席威卿至奉今月五日誨披函伸紙口恥交哀
天未悔禍地維重絕九縣沸騰四海悲憤嗣主欽明濬哲齊聖廣
淵體自宸極受命文祖主梁祀者非此而誰且年倍漢昭弗明上
官之詐德踰姬誦彌昭周旦之誠今海內衣冠中朝卿士或南陽
舊隸官成天監之初代邸故臣榮光承聖之始莫不人竭其力爭
求效命輸心嗣主已報先帝之恩今荆陝淪覆正是江北數縣卽
東南藩翰萬里而遙主甲治兵艦舳相接長波天限方漢城池修

德綏民中興可待孤子本庸儒加復窮喘且平生素蓄志不在
位世蒙朝寵身實許國武皇擢之千里先主申其三顧因此踰濫
遂居端右屬天步艱難寄深憂積方欲詢于髦傑采之輿阜同康
時務共贊皇猷一彼車書刷茲讎恥然後守其侯服歸老赤松至
如今日使須白事披奉來誨承彼送還今琬枝令威播越奏虜明
公儻能入朝同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寧不副茲仄席濟扶
匡救若斯言不渝更聽後旨便遣蠲舟弘舸奉迎麾旆但聞來朝
意在主盟今江東所奉彼屬披圖未蒙朝意鄭拒子忽左史是之
漢昔劉襄班書稱允況屬疏于蹕彌不敢聞命謀期通識賜亮此
誠孤子王僧辯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七

代陳司空荅貞陽侯書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俯加循覽
呂悲已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立雀銜

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敎
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隳中國掘剪公室
轢攤寓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豎載齊車
已誓眾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封豕纔
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復梁雍吞滅峭函
卽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窮吳不惠頻降愍凶秦氏虎狼肆其虐暴
主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曠晉
安殿下地惟密戚親實愛子弱表狗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
藩鎮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僕已
不敏預參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同獎王室庶竭
股肱蕩刷讎讐豐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德親則章興地惟蔣邢昔
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敕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
子承制非爲乏主冢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

踐阼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已家國多故思濟艱難仰
惟尊威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
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已啼
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末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唯深哽佩陳
某頓首頓首

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已
爲徐陵作今改列闕名中

七召

假是先生負茲勁逞狀羣飛之器侶侶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
忘意衝衝而不定鑒丹綠其無主聞鐘鼓已失聽至乃冬霰積庭
室靡人聲春花滿野他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芻之暫
有共死灰之壹燃篤論公子聞而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
所恥命徒御已絡繹將有事于巖中車煜爚而流水馬泮渙已追
風乃踰汗漫入蒙籠至深潭之潏潏有洞室之窮崇居隱磷而出
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已斜通水韻松已含響地不寒而蕭瑟

日無雲而曠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言曰
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增共集于鄙老嗜同歸于美樂
今足下羣鳥獸已爲娛處貧賤而不作欲賓實于孤介乃貽譏于
隕穫至乃喀喀死于道邊脅脅填乎溝壑削松筆已畫虎鼓鉦刀
而刻鶴身旣勞而不見事何感而莫懲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
泥繩何異走長衢已避影煎流水已求冰今欲道足下已衛生之
祕術怡神之妙道譬之愈投口于寒植同起尸于仙草寧願聞乎
先生曰有爲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
肯膏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陞延袤水陸
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已飛跨九層鬱律已階
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已交牙網戶周流已
重積旣陰溼而影響亦叫嘯而迴易沙板金鋪紫柱玉舄煒煌燭
絕礪礪搏儻儻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恒響

蜉蝣動而晝暄熠燿飛而夜朗既臨下已寥沈亦憑高而決潏聞
疾雷于階陛弄犇星于帷幌亘已曲堂周已洞房北負連闥南注
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驚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
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巖岬比滄溟之
瀕瀆其中則有桂宮柏寢吳臺柝館複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窮隆
而仰漢望剡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草奇色臺樹珍名長生
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
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
實懼貽笑于部家且自安平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葉千珍熊蹯虛掌雞跖
猩脣鱸魚雨味玄犀五肉捨卵鳳巢剖胎豹腹三臠甘口七菹愜
日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梅椒魯豉河鹽蜀薑劑水火而調和粢蘇
藪已芬芳脯追復而不盡犢魚稍割其無傷黿羹流歡蜚醬先嘗

鱸溫湖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飛揚輕同曳蠶白
侶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
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榛相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
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已除煩亦咀牙而消疾
于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旣夷志于坎壈亦
懷忘于鄙悵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予而共進先生曰不貴媮
食盛甘醇酒旣深悟于腐腸豈自迷于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姝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
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于宋里經墮馬于梁
家折纖腰已微步里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已
颯杳傾城國已誼譁墨欲歸而抽軫惠將返而迴車至迺鄭衛繁
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愴焉
而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竹龍門獨

鵲之柯綠珠絳樹宋獵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已命賞
召才人而合宴舉輕幔已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珠象簟展羅
薦聽促柱之方進聞廣聲之始囀步想象已頓足腕蹠連而拂面
托斜視于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烏東反落日西懸綺霞映
水蛾月昇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距駟之長氊燭中幃而動爛香山
帳而微烟願橫施已自昵脫斜領于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
從我而畱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于冬
秋乃從禽于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揮雨起渥
注流蘋蘭池照血躡飛影于未形赴犇星于欲滅革車隱隱
轂騎闐闐鼓謏誼而振地丞徒駭而聒天割玉之刀飲石之箭
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及三面犬號驤螭鷹名奔電暫離已合
忽隱仍見赴迴

超危衝林跋援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岡澗電舉陵陸鳥不及
飛獸不遑伏旣前轡而後赴亦左排而右蹴跣實駭而自救騰虛
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見飛毛之暗目徬窮刼削勢極搜求文
皮坐裂羸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遽貊拉齒而
夷由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聞弦而跼墮後抱木而嗽
嗽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武材之矯猛豈能從我而敗
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跋鳥始照宮槐遽而欲舒顧兔纔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
影于飛浮比生靈于栖託擾擾摩肩鱗鱗方駕立怵迫于毀譽獨
慙勤于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謝清歌雅舞暫同于夢
寐廣廈高堂俄成于幻化若夫洗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于萬
里守金龜于千年三戶可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玄若乃
壁上眞籙枕中祕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旣變醜己成妍亦反老

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于後乘追鳳
蕭于前侶雨散漫已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已窈窕見玉臺
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于江濱逢弄珠于
漢緒薄遊立圃弭節太華列神童于羽帳侍玉女于仙車澗采兮
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浪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
指中岳已爲家此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獨邪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畱意于死生豈復稍論于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
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穹微妙辨
析毫釐旣待問已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
肅肅賓友師師並接在已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
縱橫經者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
溱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